

章士釗譯

第 羅 乙 德 敘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弗羅乙德敘傳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弗羅乙德

譯述者 章士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SIGM. FREUD: SELBSTDURSTELLUNG

By

SIGM. FREUD

Translated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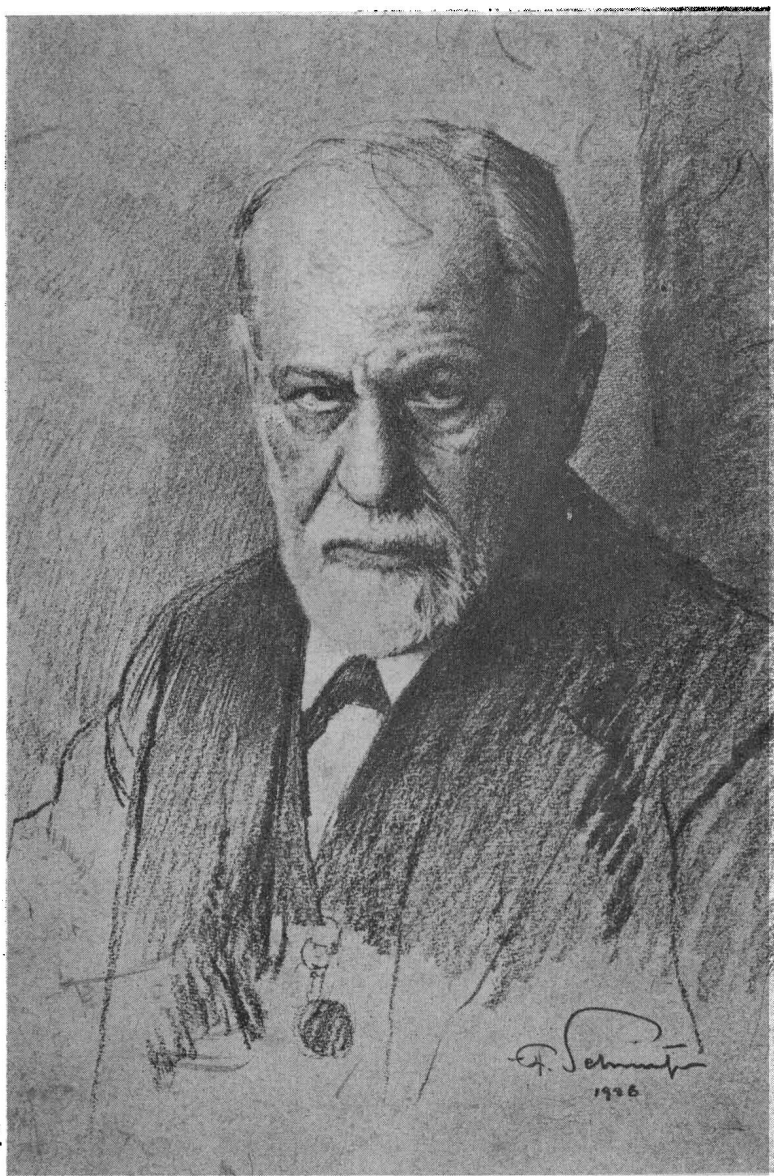
CHANG SHIH CHAO

1st ed., Oct., 1930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像 肖 歲 十 七 德 乙 羅 菊

27.5.1929.

WIEN, IX., BERGGASSE 19

Wien, IX., BERGGASSE 19

Sehr geehrter Herr Herrmann
Ich habe überaus schnell
Ihre Absicht in
erster Linie zu verstehen
sich auszusprechen wollen
für es daß Sie die Kunst
und der Wissenschaften
in Ihrem Heimatlande
weiter auszubauen sind
daß Sie uns beibringen
für unsere Zeitgeist
Trago geben in einer
für unsere "Kunstwerke"
über unsere Überdrehung
formal der Material
Ihre Kunstwerke
Was ist in der Welt
aus dem Kunstwerk an
sich, das die Kunst
ästhetisch der Kunst
Britannica (Kunst) zu
kommen. In der Kunst
Kunstwerk

札手近最德乙羅第
(者譯與日七十二月五年九十二百九千)

譯序

此格羅特教授所編『醫家敍傳』之一篇也。第氏於千九百二十五年草之。昨年收入第氏全集。本年復別以小冊行世。愚取而譯之。略介作者平生學行於我國人。惟第氏之學。體大而思精。全集都十一巨冊。二百餘萬言。今櫟括於區區數十頁中。意簡言艱。不易曉洽。譯時既有此感。讀者當亦同之。顧愚勉事彥譯。以見第氏爲學次第。邦人喻之者少。此類簡明史略。蓋不可缺。又心解實與第氏同體。前後四十餘年。自醫生嘗試之治療法。至成巍然大科。沾丐諸學。皆以第氏一人爲之中樞。已旣勤劬。復盛宏獎。坐致徒友。門庭日廓。第氏年七十三矣。著述之業。孳孳未已。嚮後本師暨諸家所就。猶未可料。惟距今以前。斯學梗概。不踰斯冊。第氏自行執筆。語己之全。卽學之全。與他人爲名家立傳。恆不免誤察及掛漏者。未易同年而論。此誠藝林難逢之盛。好學之士。所當家置一編爲快者也。況心解泛應曲當。深入人心。乃通詮羣已推見至隱。必不可少之科乎。篤而言之。不了

其學難識其人。傳記之事。宜在學已廣喻之後。卽讀者與會。亦或有然。故班固之敘傳。司馬遷之自序。王充之自紀。唯於書末誦之。轉饒意趣。今第氏之名。雖被中土。以云本學。所知無過鱗爪。驟以麓具輪廓。不適闡發之自傳臨之。未免扞格莫入。雖然。第羅乙德。大名也。心解。飲食男女之學也。有時詞若艱澀。細味無不潤達。且此傳幾三萬言。與公孫龍子跡府寥寥百語者未同。詳加披覽。不難窺見底裏。愚不敢謂心通其意。惟篤好之。願與同人共治之。繼是而往。猶將擇取第氏他著。量力翻譯。讀者亦留置本編。爲異日博稽廣覈之助可耳。至譯事未臻善美。似是天然缺陷。第氏之書難譯。英美人且歎之。況吾人理想全異。術語不具。德文構造。去吾文絕遠。難又百倍於英美人乎。作者此篇晚出。他國尙無譯本。末由比勘。如有謬誤。應尸其咎。宏識匡正。尤尸祝焉。第氏一像。千九百二十六年畫家施穆澤繪之。名作也。書札一通。最近與氏考訂疑義。所貽於愚。並揭篇首。少助逸興。

民國十八年六月

章士釗時在德意格廷根

弗羅乙德敘傳

第一章

自敘之事。詳略輕重。難得其宜。知言之士。每加慨歎。吾讀『醫家敘傳』。卽見同人頗復苦之。至吾執筆。苦且更甚。何也。吾之生平學行。公表於世。已不止一二次。避複旣難。虛構云胡其可。吾重思之。本編實用。將未見如世所期也。

心解初布於世。在千九百又九年。時美洲渥斯特大學二十周年紀念。余以都講見招。曾臨席五次。每次各爲紀錄。略道斯學梗概。距今未久。彼邦有刊叢書。詣吾求稿者。吾拒之。以『二十世紀初期學史』已列專章。詳敘鄙著。無取疊床架屋爲也。在此二者之間。千九百十四年。復撰『心解史略』一書。凡此科逐年闡發之迹。及余附致綿薄之狀。疏舉頗細。今吾勉開生面。力脫複沓矛盾之弊。斟酌主客。述如下方。史筆乎。自紀乎。余何

敢知。世之君子。覽觀可已。

千八百五十六年五月六日。余生於梅衡之自由市。卽今屬於捷克之一小城也。父母爲猶太人。余承其籍如故。祖先流寓來因河畔甚久。——憶爲科崙——十四十五兩世紀中。猶太種人。爲世窘逐。吾家違難。爰遷於東。流離至於十九世紀。始得由裏洮返居奧大利。以迄於今。始吾四歲。來維也納。周歷學級。循序無忤。在中學充領班生者七年。學行未居人後。漸立時譽。家本貧也。而吾父未嘗介意。余之所職。慨令自揣近性。慎加抉擇。醫之爲業爲學。時余並無特好。餘更難言。然求知之欲甚盛。以謂惟人類相與之誼爲足。摯。討。物。質。諸。科。抑。又。其。次。平。居。自。念。凡。辨。物。明。紀。之。用。能。爲。人。類。完。滿。此。誼。始。有。真。值。爾。他。非。所。喻。也。余籌思間。達爾文天演之說。頗稱彪炳。似於世間胞與之義。獨見其大。又格特之論自然。優美無倫。余在受證離學以前。聞人演述格特勝義。忤然有動。而策名醫門之志決矣。

千八百七十三年。依階入大學。爲時未久。如夢乍醒。蓋余籍猶太。與有國者立。竟下

一等。人卑視我。隨向可見。而余自堅其志。曾不芥蒂。夫當奴於世俗。種姓鄙劣之見。自以弱族孤門。爲辱竊所未解。以此之故。人不我與。因而未同。恆人共受權利。吾殊無悔。謂以篤志願學之子。卽人緣乏絕。宇宙間亦應有小小營宇。供其迴轉。余初涉世。卽逢橫逆。每日所接。俱屬異己。勢惟一憑膽智。奮竦而往。此藥石也。後來稍能自持。不爲世屈。未始非得力於是。

余治學之方。孤特而好深入。在學期間。所接諸科。皆中吾好。頗覺天下無不可就之業。然嘗讀格特之詩矣。梅非斯脫爲語其實曰。

置身學術囿。迴環亦何與。

人生知有涯。所得能幾許。

余卒於蒲玉克之生理試驗室。覺得專心致志之地。學旣有趣。師友亦足敬慕。蒲氏令專治神經組織。余孜孜爲之。績用尙不甚惡。自千八百七十六至八十二年。余之學歷。幾於無間。久始實見之助教一職。人且謂余必得。然除病理學外。他門殊未注意。用力彌

懈。八十一年。初獲普通醫博之號。亦云遲已。

翌年。父戒吾曰。生事惡。不當驚理而荒實。雖乏遠見。意極誠摯。吾師頗不謂然。惟余卒從父志。舍試驗室。而求供職醫院。居無何。被任次醫。各部皆往執務。且有半年之久。與梅勒特相依爲業。梅氏固余始隸學籍。讀其書。敬其人者也。

然余仍抱曩志。以窮理爲歸。先入之見。驟未可去。蒲玉克曾以下等魚類之脊髓爲題。令篤治之。余乃移作探索人類神經系之資。力攻無已。時胡芮赫悉深通斯學。所持『參差界形論』。號稱發明者。初張於世也。余更獨擇腦脊髓間之通道爲一標目。殫意考之。所趨愈狹。用志愈專。比於大學當年廣稽博覽之狀。適爾相反。博一精神。逾久。未佚余之好。持偏見。其或以此。

余今篤守腦試驗室。與曩於生理室相若。將腦脊髓間纖維動靜諸態。委細研治。此門之學。乃余在院期間。爲之嚆矢。葉丁格以治腦有聲。頗謂余能。茲試驗室者。梅勒特實介余入。後雖不與同事。得賡續假用如故。一日。梅氏告余。『吾老矣。新法艱於作驗。惟子

治腦解剖學有見。誼當竟其全功。吾之講席。以屬子矣。』余聞而大駭。以名義之大。非吾所勝也。婉謝之。然老者嘉惠宏獎之意。迄未敢忘。

世俗之見。以謂腦解剖學。於生理無所開益。余求應世接物。不得不究神經病學。然斯學設備。在維也納。至不整齊。器械散置內科諸部。人惟自師而已。欲利公器以資研習。殆非可能。洛特那格草『腦位論』。時議非之。彼且謂神經病理。無庸別於內科。立爲專目。同時曠覽當世學林。惟法蘭西沙笥之名。極爲焜耀。自計先於此間得一神經系講師。末職。旋往巴黎。別訪名家矣。

其後數年。余爲醫家助手。於神經系之器官諸疾。頗有心得。並將鄙見公表於世。漸以此門專家見稱。阿蒲欒加答即腦髓脊間通道之拉丁語名之病源何在。吾指證朗朗。病理解剖學者都無間言。以多發性神經炎之診斷案。貢之維也納大學。請求驗勘。自余始。凡余所列徵候。死後檢尸。足相印證。美國諸醫震於虛聲。見延講演。因以斷爛不正之英國語。就余考治。次第陳述。不意神經病症。余竟未盡通曉。詞涉有頭痛錮疾之神經病。謂是長期有限。

腦膜炎之徵。聞者大譁。余爲輟講。由今思之。不佞誠孕理未熟。彼等攻詰實也。而當時急求自解。則謂維也納之大家。以神經衰弱症歸納於腦診之。殊可笑人。

八十五年。以治組織學及病床執務。兩俱不惡。得膺神經病理學講席。並賴蒲玉克幹旋之力。大學許給公費。遣學於外。是年秋。余赴法京。

余在巴黎大病院爲一徒衆。旅進旅退。無所欣動。一日。聞沙笥發歎。曩有德人爲彼逐譯講錄。惜自普法戰後。久成睽隔。今新講錄又出矣。若得有人繼肩斯任。甚所願欲云。余因上書沙氏自薦。函中大意。謂身於法文。苦患失語症。然殊自審。病在手口。而不在眼。如承見委。不敢方命。沙笑諾之。相接甚殷。漸許入室。以後彼有病床工作。輒令余偕。

近法人攻訐心解頗烈。余草本編時。且見此項法文論著不少。凡余及彼國學派之連誼。多所指摘。至謂余曩利用留法之期。密考雅璉之學說而盡通焉。條其心得。攘爲己有。今請鄭重言之。曩執役巴黎之年。雅氏之名。絕罕聞人提及也。

沙笥晚年治歇斯的利絕精。每爲實驗。余必在側。回憶從遊之樂。所遺印象。此最深。

刻。若者歇斯的利之病象。真而且當。若者恆人亦或有此。若者以催眠暗示。歇斯的利性之癩癲與拘攣。可得隨時造作。若者以術造作之象。出於自然。與夢中所見無異。皆一一余自察驗。略無疏漏。有時沙哥出其覩見。闔座怪異。余亦不免。甚且發爲疑問。求助其他宿學。以申己惑。沙氏每不惜勤爲詮釋。仁藹之中。寓以嚴決。余憶問對急時。氏爲循鬚慨然曰。『實乃如此。吾顧奈之何哉。』師言朗朗。永矢弗諼已。

前人之說。後人不盡可用。此公例也。惟吾於沙氏亦然。或以多經證發。理漸不槁。或以驗具不精。當時無從詳覈。然其所貢於科學之精神法式。固仍有江河不廢之感也。吾將去法。請於吾師。願致力於狂癩。歇斯的利之癩癲與風癩。尋常手足不仁諸症之異同。時吾自立一說。謂

在歇斯的利起於肢體一部之癩癲。與恆人所顯之象。——不由解剖——適相印合。頗欲得其究竟也。師許焉。如實論之。凡神經病之心理。在彼並無特嗜。師之所長。亦病理理解剖而已。

余之返奧也。羈留柏林。可數十日。嬰兒病狀。頗加討究。以加索維慈、董理小兒公醫

院於維也納。約余設立兒童神經病一科也。時巴金斯奇居德京有重名。頗加青眼。誘掖倍至。後共加氏爲醫數年。治小兒之一面及雙面腦癇。曾以重要論文。揭藥於世。九十七年。洛特那格刊『治療學全書』。論癇一部委余。其殆因此。

八十六年秋。余卜居奧京。以醫行業。曩與一女約婚。家居待我。已四年矣。至是娶之。

然非以未婚妻故。余早蜚聲藝林。今回憶之事。猶如繪。蓋在八十四年。知高根英。

由植物之葉

高根者煉成、毒逾雅片、

之用者絕稀。余密治之。所及生理之效能。考驗將竣。而聘妻忽與吾期。自我

不見。時已二載。無拒斥理。遂將高根英之驗化。匆匆結束。遠道就之。並草布論文。立爲預說。謂此藥應用之廣。不久可見。眼醫王石。吾友也。曾略以法示之。彼依方施之眼疾而效。

比吾反也。見高根英局部癱醉之發明者。已有主名。但非王石。而爲吾別一友。曰柯勒。

居現

紐約亦經不佞指點。始明此物者也。於時德意志海敦堡方開眼科學會。柯勒以試於獸眼

之徵效。草作報告。申請公認。實而論之。高根英有造於外科。爲功甚大。有人出戶。其名學

問之道。良得。吾亦無所用其尤悔於吾妻矣。

無已。仍安居行醫。醫會要余。將所見習於沙筭。詳報於衆。余爲之。大拂衆意。卽席以異端邪說見譏。內科醫班伯格主席。至公言吾說不值一錢。梅勒特右余。出爲排解。責令依已設想。在維也納搜求例證。再行敘述。余亦爲之。但主事各醫。當從其所轄。調取實例者。一例拒我。共習不許。旁觀且不願。一老外科醫大聲向余。『吾友。子殆狂矣。胞衣。子以子宮名之矣。——其然。豈其然乎。——如子之言。人又何來歇斯的利症乎。』吾婉告之。所求在病例爾。非以己之診斷強人同之也。然竟無效。居久之。余外於醫院而得一人。患歇斯的利半痺甚重。隨赴醫會。切指各候。是役也。幸免反駁。惟依然淡漠。一無動心。己之新理。終無自邀諸名手之一顧也。事至顯白。且以吾爲歇斯的利之癱瘓。覓出佳證。因羞致怒。更成乖異。未幾。腦解剖之試驗室。屏余門外。嚮在大學所據爲授學之資。頓歸消失。遂不得。不退。然自克。達倫。好抱殘。叢安於索居。孤陋以終矣。向後二十年間。余絕迹醫會。迄未一往。

人如以治神經病立業。爲治之具。不可不備。於是吾之長物。不外二事。一電氣治療。

一催眠。至云水治。於靜療固便。財用不足。未遑鋪設。吾電氣房中。陳列葉爾培之名作幾滿。凡神經徵候之治法。殆無不載。不幸一入吾手。神奇化爲腐朽。無所可用。號爲親考實驗而得者。以不佞觀之。一與海市蜃樓無異。由是德意志第一流神經病學者之鴻著。其無當於鍼膏起廢之用。較之坊間所售之埃及夢書。其間不能以寸。余雖痛之。而信守專家。遲回不舍之迷惑。於焉醒却。亦未始不無一得。善哉麥畢阿斯之言曰。『神經電治。如誠有效。此由醫生之暗示致然。非電之本身有何功力。』畢氏未爲是語以前。吾固已棄電療如遺矣。

至於催眠之術。吾用之比較得手。始爲學生。目擊磁氣家韓生演驗於衆。受術者全身強直。自初至終。凝然未動。催眠顯相之真確不欺。吾早信焉。未幾海登韓立說張之。謂此之爲術。甚有科學根據。催眠之家。推爲祭酒。然居久之。當時精神病諸名宿。指訾不遺餘力。云是詐。謊行險。眩人之爲。凡催眠卓卓之效。若輩閉目不肯一觀。仍自若也。吾在巴黎。曾見人施殄術。殄即催眠之謂就病者之身。造作諸象。隨而移去。諸臻自然。毫無阻害。